

TAC 3209/32347

8

36960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

志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

張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

周希哲

藝文

司馬氏曰昔魯秉周禮而列國遜休文獻不足仲尼傷之古先聖懋錫極建中章軌範物蓋不徒以刀筆法禁為也秦不師古燒詩書以愚黔首六籍壞廢學士奔走亡命談者至今傷之漢興稍稍右文海內景奮而任奕以文學顯于吾越嗣後矜綏

應風山澤答響斌斌稱鄒魯之邦矣其上者明先
王之道翼遺經於不墜其次亦發舒物隱綜核事
情昭往昔而垂鑒戒擷幽芳以澤性靈雖言人人
殊其輔于道則一也但緗帙浩繁難以悉括而世
遠人湮則覆瓿啖蠹者卒將何以表見乎茲故彙
其篇日以詔後人然志之所列余已不得而詳矣
日 六之士循是而求焉儻以存什一於千百乎
漢任安著任子十卷
吳闕澤著乾象曆數注

晉虞喜著安天論釋毛詩

註孝經志林二十

梁書著者鼎錄一卷欵器

一卷

每 吳世南著北堂書鈔筆髓法二卷

賈知章著入道表一卷

徐浩著書譜古蹟記各一卷

孫郃著十世論春秋無賢臣論

五代林鼎著文集

宋王致著鄞江集九卷

樓郁著遺集二十卷

衣穀著韻類一百卷

舒實著元豐聖訓三卷文集百卷

周鏗著文集二十卷承宣集一卷明天集一卷六

甲奇書一卷

陳禾著易解春秋解語孟解

汪洙著春秋訓詁

伯庠著歷山集雲安集宏詞集要夔路圖經伯

序

王庭秀著航海記

周邦彥著清真集

林洪中著中興龜鑑文集三十卷

陳顯著平山文藁註論語等書

曹粹中著易解全書

高元之著變離騷九篇春秋義宗百五十卷易詩

論語後漢歷志解各一卷詩三千樵著五百號茶

甘甲乙藁

高閑著春秋集註厚終禮一編

趙敦臨著語孟解詩解書說二禮發微春秋正宗

文藁

朱翌著嵩山文集四十卷

俞觀能著孝弟類鑑七卷

魏杞著山房集三十卷三蘇言行編

汪大猷著適齋存稿備忘訓鑿

史浩著文集五十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尚書講義

二十二卷周官講義十四卷

本圖者論語大意二十卷

高文虎著天官書集註

樓鑰著文集一百二十卷

楊王休著漢雋十二卷

楊簡著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孔子閒居解

已易輯先聖大訓

王時會著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辨疑數百卷泰

菴存稿三十卷

史彌大著衍極圖說易學指要朴語二篇世家二

篇鏡菴叢書朴齋外集

王時敘著聞見因筆淮鹽論詩文集二十卷

舒璘著詩學發微詩禮講解詩文集二十卷

胡謙著易說易林

袁燮著書鈔十卷

胡誼著尚書釋疑十卷觀省榘著三十卷

高似孫著緯畧騷畧

陳卓著玉堂西掖制藁三十卷菊坡集十卷

樓昉著中興小傳一百篇

張處著月令解十二卷

卞大亨著松隱集二十卷尚書類數二十卷改注

杜詩三十卷傳信方一百卷

桂萬榮著棠陰比事

趙善湘著周易約說春秋三傳通義詩文百卷

王宗道著易說指圖十卷二禮說七卷書說六卷

觀頤悟言一卷讀詩臆說十卷禱錄二卷詩文五

十卷

袁甫著孝說孟子解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柘錄

應傑著建章集

王撫修輿服志六卷

舒津著續蒙求尚書解春秋集註十七史綱目

舒澣著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讀史隨筆五卷

心書六卷

黃應春著詩說

竺六年著禮記訂義

王應麟著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

垣類藁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六卷漢藝

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

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

十十卷集解踐阼篇補註急就篇六卷補註王命

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四卷詞學指南四卷

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

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王應鳳著默齋藁訂正三輔黃圖諸書

陳著著歷代統紀本堂集九十五卷

黃震著日抄百卷春秋集解禮記集傳古今紀要

薛朋龜著薛衡州集

劉應時著頤菴稿

黃叔英著蕙菴下筆二卷詩文雜著二十卷

李朴著豐清敏公遺事一卷

黃玠著弁山集知非彙纂韻錄唐詩選古今略要

元戴表元著剡源集

任士林著中易論語指要松鄉文集書

臧夢解著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

袁桷著文集五十卷易春秋二解

程端禮著進學規畏齋文集讀書法

程端學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

問十卷

鄭芳叔著文集三十三卷

王惟賢著春秋旨要十二卷

王厚孫著邃初集三十卷

孫庚著雪磯集

鄭奕夫著論語本義中庸大學章句衍桂堂集

劉希賢著春秋比事鉅窩類藁

史公挺著蓬廬藁易演義象數發揮

沈應鳳著訥軒藁

陳澧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徵二十一希言二
四事刻六十二治要十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
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襍著十八賦六
騷十九樵詩三百二十合三十卷名守齋類藁

陳子翬著思刻集

袁士元著書林外集

馬易之著金臺集海雲清嘯集

陳經著敷筆記二百卷通鑑續編

國朝劉唐著孔子煙篋孟子配享議

桂彥良著清節集清溪集柱笏集老拙集和陶

春和詠

俞士吉著櫟菴自貽藁

黃思銘著東谷詩集

應履平著東軒集

豐寅初著古易畧說

烏斯道著秋吟藁春草齋集

張得中著思牧集書圃擷英

鄭駒著四明文獻集傳集說集論襍著詩文六十

卷

顧慈著充然子集

王桓著明白先生集

傅淳著洪範敷言性理叢說大學補畧視志堂

桂同德著容齋集

鄭本忠著安分集

延伯良著芸牕藁小學諷詠補遺

葉銘孫著詩集二卷家居集二卷

袁以著柳莊詩集

袁珪著清白集

陳恭著閩中藁

王彥修著懶顛集

謝瑾著蝸濡集

袁學著雙桂集

臧性著鄞陽藁栢臺藁

時銘著夢墨藁

王淮著大慚藁

李文顯著禮記講意

崔植禱著文集

袁忠徹著鳳池吟藁符臺外集拙休藁

徐惟超著姑溪集柳軒集

宋琰著拙菴學信集

丁鶴年著海集

張庸著全歸集

李善著崇陽藁

張楷著陝西紀行輕候集百琴操四書糠粃大明

律解律條撮要廣事物紀武經小學

戴安仲著歸田集

王賓著書隱西上南游等集

夏時正著瀛嶼藁一卷家禮四卷禱詩文

李孝謙著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

就章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華藁中

林集

黃潤玉著儀禮戴記附註經書補註學庸通旨考

定深衣古制寧波簡要志道德經陰符經註孫子

兵法註南山錄南山藁

蔡錫著買山藁

楊範著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集栖芸藁詠物百詩

菊花百詠

桂璵著桑榆藁

錢珏著唐音和藁溪雲藁

胡庚著雲屋集

周翰著文集

戴浩著默菴詩藁

張懋著東臯文集

備著覈克子經書僅晤讀史編聞兒類纂小史
爾餘詩話雲松詩畧

豐慶著古易筮法簡菴集

洪常著勉學錄石田藁隨筆考文業者

豐耘著家禮便宜唐詩續音

劉洪著夢軒藁

楊守陳著晉菴藁鏡川藁東觀藁桂坊藁金坡藁

銓部藁五經四書私抄

楊守吐著集程朱議論碧川文抄困學寡聞錄樵

詩文彙

黃隆著南谷彙

嚴端著謙齋彙

章鎰著樂行彙

倪光著味易詩集十二卷

盧瑀著益齋彙

馮厚著洪菴彙中都彙南陽彙測蠶管見春秋卑

論集文翰類選大成凡一百六十三卷

楊文卿著松哇集筆談類彙茗溪集

張昂著歸田彙棟莊集寓鳴集經史訓戒

吳性著菊泉集

馮思著松樵集

楊茂元著鳳洲遺彙

洪貴著周易解疑臥遊清嘯錄太白山人彙五十

餘卷

魏著根古集

周著月航集東楚彙

王繪著學庸要旨

承宣巡撫二卷本草集要名醫雜考

周璋著惜陰論雅興論

李堂著正學類編四明文獻志董山遺集

包澤著東川政績十二卷

包沐著四書辯疑尚書解義

李麟著心齋藁六卷

王愷著樂休集

楊子器著琴堂奏草吏部奏藁讀禮備忘家禮從

宜雲湖讀書記陽嘉山讀禮錄長平樵藁柳桂治

軍襍錄八閩學政記河南分守事宜詠史詩

詩選排節宮詞襍詩文

陳槐著金陵百詠論奏遺草星曆辨析半湖集

姚鎮著東泉文集東泉奏議

豐熙著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菴集一

齋集

張時敏著洞雲藁

張時孜著岫雲藁

王渙著體認持守二箴鳴琴藁西臺奏疏

向錦著寓廉集左氏咏和梅百咏竹坡藁

顧英著四書正義南臺奏藁臺中文議通義節要論學新藁發齋集

戴楨著茂軒藁

吳惠著經筵講義北川文集

張琦著白齋集竹里集讀史撮擇

張邦奇著五經說大學傳中庸傳觀光樓集紆玉

樓集環碧堂集養心亭集塵悔軒集四友亭集

汪玉著二書粹義書經存疑襍錄記敝篋留藁

屠僑著東洲雜藁南雍集

劉滂著儀部要藁春閣條例

王應鵬著閩疏藁東臺藁撫畿藁襍著藁

倪復著易解中庸解正蒙發微皇極經世書通解

鍾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襍著齋問答救災

集議禘祫議濬湖議見聞欄楯觀古錄畏菴存藁

余本著讀易備忘綱目備忘正蒙集解皇極釋義

律呂新書解禮記拾遺周禮考誤家禮考異春秋

傳疑孝經刊誤南湖文錄

華愛著石牕集

戴鱣著中丞集

姚沐著明山集

王相著文集

陸鈇著少石子集十三卷

王杰著經濟摠論十卷

戴璟著通鑑品藻

陳束著後岡集

包梧著白崖集

姚江著東橋漫稿四卷謫所吟稿二卷

王挺著涉江集徐徐集疏議藻同野遺藁禱者等

篇

戴鷲著少山集經濟考畧策學會元

應雲鶴著臨川集經書講意東塘戲音象川禱藁

戴圭著易經大旨四書要畧

張鈇著碧溪詩集南阜詩話郊外農談咏史百絕

藁

海防書
 四明郡治三面環海與倭奴對峙倭奴隣三韓而
 國故名韓中倭後自惡其名更號日本在東南大
 海中依山島而居地方數千里為畿五曰山城曰
 大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共統五郡為道七曰東
 海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頭甲
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十五州共統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

書一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海防書

四明郡治三面環海與倭奴對峙倭奴隣三韓而
 國故名韓中倭後自惡其名更號日本在東南大
 海中依山島而居地方數千里為畿五曰山城曰
 大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共統五郡為道七曰東
 海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頭甲
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十五州共統

一百六曰南海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曰西

十郡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曰東山近

海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曰北陸有若佐

江美農飛彈信濃上野下野陸奥曰北陸越前越

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後加賀能登越中佐曰山陽有備中安藝周防長

渡七州共統二十郡後備中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

六十九郡曰山陰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

十二郡為島三曰伊岐曰對馬曰多祇各統二郡總

一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土產白珠青玉金銀

銅鐵礪砥硫黃丹土野馬山鼠諸物大倭王以王

為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居日向筑紫

子號大材雲尊自後皆以尊為號傳世二十三至

彥瀲尊弟四子號神武天皇徙大和州擅原宮傳

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自後世次皆不可考復

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

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足尼翼諸名後各道分置

刺史王以天為兄日為弟黎明聽政日出而罷云

委我弟也其誕妄若此用法率尚嚴急果於殺戮

或戕剥肢體其初刻木結繩以紀事魏晉以後得

五經佛教於中國於是緇衣沙門之屬傳習文字

其俗男子髡額文身短衣無袖以袴裹束衣肩背處繪染草木花虫之狀以別尊卑履無約組以底之長短別貴賤女子被髮跣足衣如幃幔從頭頸貫之居無城郭惟國王處以樓觀其餘富者屋版貧者覆茅不識拜起之節以躡踞爲恭搓手爲悅分器而食或用籩豆性極貪鄙詭譎好兵行以刀劔自隨不知嫁娶男女相悅即爲夫婦渡海則令一人齋戒不櫛沐謂之持衰不利輒殺之漢武帝滅朝鮮使譯始通光武中元六年奉珍朝賀賜以

印綬安帝永初元年來獻生口靈帝光和間倭國大亂無主有女子卑彌呼年長不嫁以鬼道教衆因立爲王魏景初二年卑彌呼遣大夫難米升牛利等來貢詔封卑彌呼親魏王難米升率善中郎將牛利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正始元年遣使賞詔書印綬金帛賜卑彌呼上表答謝四年遣大夫伊耆掖邪狗等來貢詔拜掖邪狗等率善中郎將各假印綬八年卑彌呼與狗奴國王卑彌弓相攻狀聞遣使詔諭之卑彌呼死宗女臺與嗣立遣使

來獻生口白珠雜錦諸物晉泰始初臺與死復立
男王修其職貢安帝時倭王讚通表江左宋武帝
永初二年詔賜讚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死弟珍
立遣使來貢表求除正詔除珍安東將軍倭國王
二十八年俱來貢詔封倭王濟如舊制孝
武大明六年詔封倭王興安東將軍興死弟武立
稱爵如故順帝昇明二年表請報讐高句麗詔許
之齊建元二年加武鎮東將軍梁武帝即位詔進
倭王征東大將軍隋文帝開皇二年倭王多利思

比孤遣使來貢煬帝大業二年又貢書稱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帝惡之三年復貢賜倭王
冠服唐太宗貞觀五年來貢遣使持節撫之永徽

初來貢琥珀碼碯諸物二年偕蝦蟇國人來貢

人鬚長四尺許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永淳元

年遣真人粟田復來請從諸儒授經詔許之四年

遣僧正玄昉來貢二十四年遣僧禮五臺山學佛

法天寶大曆建中元和會昌光啓後梁龍德間朝

貢不絕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來貢銅器并其

國年代職員紀各一卷端拱元年大周然遣弟子
喜因奉表獻方物稱謝咸平五年建州海賈遭風
漂至日本留七年與其國人滕木吉來貢景德元
年遣僧寂照來貢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
國太宰遣人來貢驗無表文却之熙寧五年夷僧
誠尋渡海止台州國清寺願審中國有司以聞詔
令赴闕獻銀香爐木懺子白琉璃琥珀水晶諸物
賜紫方袍處之闕寶寺元豐元年僧仲回來貢乾
道淳熙間俱來貢嗣後有夷舟漂至明州秀州定

海者而職貢不入矣元世祖至元三年高麗使人
趙彛言日本可通命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
弘克使賫書往諭令其入貢不達而還四年兩遣
使無功六年復遣秘書監趙良弼持書往使八年
高麗王遣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至倭國與其
使彌四郎俱來宴賜遣之九年復遣使不報十一
年加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征東
元帥帥舟師征之敗績而還十二年遣使不報十
四年遣商人持金來易錢許之十七年殺使臣杜

寧波府志卷三
五
世忠等十八年復命右丞范文虎與忻都洪茶丘
等帥舟師十萬征之颶風覆於五龍山至大二二年
倭賊寇慶元路燬郡儀門及天寧寺終元之世竟
不入貢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寰宇薄海之外罔不臣僕惟倭
奴未至洪武二年遣使臣趙秩招之泛海至析木
崖入其國倭王良懷對使者曰昔蒙古以戎狄蒞
華而以小國視我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
其覘國也今天子帝華使亦趙姓得非蒙古之雲

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耶秩曰今天子
神文武明燭八表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非蒙古
使後汝若背逆即殺我禍不旋踵矣王屈服乃更
禮秩遣夷僧十人隨秩入貢是年三月寇蘇州之
崇明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督舟師剿捕遇於海門
之上幫斬獲甚衆五月復寇温州中界山永嘉王
環諸處五年

太祖謂廷臣曰東夷固非北胡腹心之患亦猶蚊
蚩警寤自覺不寧與誠意伯劉基等議其俗尚禪

教宜遣高僧說之歸順乃選明州天寧寺僧祖闡
南京瓦罐寺僧無逸往使日本宣諭敕旨隨遣夷
僧來獻馬匹盔鎧鎗刀瑪瑙硫黃帖金扇諸物七
年倭賊至近海靖海侯吳禎督率舟師追勦至硫
球洋多所斬獲俘送京師十二年來貢驗無表文
發雲南川陝安插明年復來貢亦無表文仍發安
插又明年來貢驗有前年來貢人船名籍檄至京
師錫宴遣歸十五年使臣歸廷用來貢備倭指揮
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計擒遣還夷使誣為寇

盜私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
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濶寨官兵敵却之
明年胡惟庸僞差廬州人李旺充宣使以還林賢
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
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處
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詔切責倭國君臣日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
俗華夏腥膻凡有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
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
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
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
人來否真寶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

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仍
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仍
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
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設防備倭
和於東南邊海悉為展拓城池尤嚴下海通番之
增置衛所巡司關隘寨堡臺墩
禁二十六年八月夷船一隻寇小尖亭明年二月
夷船九隻寇小尖亭三十四年九月夷船六隻寇
蒲岐所茅硯山永東黃花諸處
成祖文皇帝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寇穿
山百戶馬飛興死之尋寇蘇松諸處是年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

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倭賊即治

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時銅降敕褒獎曰爾雖身

在外海實心朝廷古之東王未有賢於君者給勘

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

則以寇論制限進貢方物馬 鎧 硫黃 貼

裝彩屏風 劍 酒金厨子 酒金手箱 酒金

木銚角盃 刀 酒金文臺 描金粉匣 描金

筆匣 水晶數珠 隨命俞士吉克都御史賚金
印錦誥賜倭王敕其國鎮山為壽安山御製碑文

勒石其上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
於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
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沙園諸處者
不絕如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
殲於望海埚是年五月望日倭賊二千餘人登犯
馬雄島總兵劉江乃犒士秣馬令百
戶姜隆帥壯士焚毀賊舟以斷歸路指揮徐剛伏
兵山下戒曰見旗舉砲響則起明日賊逼望海埚
下江披髮當先執旗麾伏兵張豎而進賊奔櫻挑
園空堡中官兵圍之有欲奮攻者江弗許令開西
壁縱之仍分兩豎挾攻悉擒斬之及還諸將請曰
公臨敵安閒惟飽士馬披髮衝陣圍而復縱何也
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飽逸待之此為治
力賊陣有似長蛇我以貞武勢壓勝之雖所以愚

士卒之耳目亦足以壯我軍之氣賊入堡而縱之
此圍師必闕之法也衆皆悅服捷聞於朝進江伯
爵將士陞二十二年寧象山縣丞宋真持竿擊賊
賞有差而死教諭蔡海罵賊而死蓋其固懷 帝賜校譎
不情固其常也

宣宗朝入貢踰額復增定格例船母過三隻人毋
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把八年倭王源道義卒遣
使弔祭十年嗣王上表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夷船
四十餘隻夜入大嵩港襲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
其城時備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七
爵裕所官兵擒獲賊首一名畢善慶誅之

年夷船九隻使人千餘來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以遠人慕化亦包容之八年六月寇海寧乍浦諸處十月復寇壯士所景泰六年寇徒跳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賊舟偽貢備倭都指揮張壽帥舟師逐之十一年遣使周瑋來貢敕諭倭王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弘治八年來貢正德四年遣使宋素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者即鄞人朱縞其家鬻于夷商湯四五郎越境亡去至是克使入貢重賂逆瑾蔽覆其事蓋縞在倭國僞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輔賤奪嫡爭貢要利而夷夏之釁遂釀於茲

聖上龍興改元嘉靖明年四月夷船三隻譯稱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宗設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賴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發遂致兩夷仇殺毒流塵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還至餘姚遂繫寧波衛指揮

素璉越關而遁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戰沒于
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同心濟
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患賊有漂入朝鮮者國王
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改浙江按察
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處者凡竄十次而夷
囚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逋誅不敢欵關者十
餘歲十七年五月夷船三隻使僧石鼎周良來貢
求還前所遺貨法司諭以事已經亂貨應入官且
無從索之良等沮不敢言朝廷復甲十年一貢之

例責令送還正德以前數合身私新者遵照入貢
二十三年四月使僧釋壽尤等百五十人來貢諭
無表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夷船四隻
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舉
山滄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先是福建繫囚李七
許二等百餘人流獄下海勾引番倭結巢於鄞衢
之雙嶼出沒為患

上命巡撫都御史
鐘統督舟師

朱統調發福建掌印都指揮
巢穴倭斬溺死者數百

有蟹眉
澳黑米

鬼倭奴俱在獲中

餘黨遁至福建之浯嶼鏗復勦平之命

指揮李興帥兵發木石塞雙嶼賊舟不得復入然

窟穴雖除而東南弗靖徽歛姦民王直

即王五峯徐惟

學即徐碧溪先以鹽商折閱投入賊夥繼而竄身倭國

招集夷商聯舟而來棲泊島澳潛兵內地姦民交

通貿易而鄞人毛烈即毛每峯質克假子以東海賊

陳四盼等亦來劫擾王直用計擒殺叩關獻捷

通互市官司弗許壬子二月直令倭夷突入定

關奪船福建捕盜王端士帥兵敵却之直移

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

從附日衆自是夷航通海為患孔棘是年四月

賊攻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温州尋破

台州黃巖縣東南震動巡按御史林應箕告急

于朝朝議設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無制閩浙

而各設叅將統帥兵無於時巡撫都御史王忬

命叅將湯克寬捕斬賊首鄧老等六月賊陷霽

衢城癸丑四月賊薄自城指揮吳懋宣率僧兵

禦之于赭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表

持兵相拒斃賊數人元之觀海衛指揮張四維
追賊於崎頭洋斬首五十級夷舟漸至直隸登
劫皆依烈港之賊為同堵叅將俞大猷以舟師
擣之弗利賊亦尋遁王別島鼓扇餘克逞其毒
螫是月賊復攻陷臨山城六月賊復寇嘉定青村南
海鹽澉浦乍浦寇直隸上海吳淞嘉定青村南
滙金山衛寇蘇州寇以比山太倉崇明或聚或散
徧於川陸凡浙直之地所經村落都市昔稱人
物穎繁積聚殷富者其為丘墟而柘林八團諸

處胥作巢穴矣時官兵進剿屢劄叅將湯克寬
督率邳兵戰於葉謝港斬首五十餘級海道副
使李文進叅將俞大猷督率都司劉恩至指揮
張四維郭杰百戶鄧城等兵船追賊于蓮花洋
甲寅二月叅將盧鏜與賊戰於史家浜盡焚賊
舟斬獲無算三月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督
舟師追賊至三岳山斬首二十級尋與指揮潘
亨會兵追勦生擒三十餘徒賊由赭山錢塘至
曹娥涉三江瀝海餘姚直走定海縣之王家團

復有盤據補陀山焚劫海鹽龍王塘乍浦長沙
灣嘉興嘉善縣諸處盧鏜與把總指揮劉隆潘
鼎激擊于石壑洋斬首二百餘級是月賊攻崑
山城又攻蘇州城又攻松江城九月賊奔蕭山
縣分寇臨山瀝海上虞縣又攻嘉興城官兵與
戰于孟家堰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死
之賊走嘉善縣參將張淙張鈇都司周應禎指
揮王堯相楊永昌等分兵追斬各有差賊徒四
十餘突至百家山百戶趙軒瑜戰死賊寇沈

河智扣山黃灣諸處都司周應禎戰死六月賊
寇蒲門壯士所指揮王希禹率兵追斬四十級
七月賊舟遁出金山洋指揮任錦要擊於銅礁
俘斬三十餘級十月夷船三隻突入松門關薄
于靈門台州知府宋治與把總劉堂太平縣知
縣方輅率兵襲焚其舟擊斬有差十一月賊徒
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嵒
縣屯於紹興柯橋村署海道副使陳應魁同俞
大猷率會稽縣典史吳成器帥兵勦除之復有

賊眾二千餘人焚劫嘉善縣廣西領兵百戶賴

榮華戰死乙卯四月賊寇常熟僉事任環帥湖

廣士兵戰却之先是劇賊徐惟學即徐碧溪以其姪

海即明山和質於大隅州夷貨銀數萬兩而惟學

竟沒於廣東之南粵為守備指揮其後夷索故

所質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新

五郎聚舟結黨而來眾數萬寇南畿浙西諸路

至乍浦巡按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賊

中毒死者過半餘眾數千擁至王江涇宗憲

盧鏗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悉

擒斬之聚屍三千封京觀更名其地為滅倭涇

賊復一支走崇德以向省城總督尚書張經督

兵追擊之而麻陽土酋保其前所殺賊得獲珍

貨戰乃不力重以不得地利大致挫衄經坐重

譴賊復寇常熟知縣王鈇與致仕叅政錢泮率

兵禦之被害賊復寇無錫寇宜興官兵敵却之

已復攻圍江陰連月不鮮知縣錢鎔死之賊復

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璠迎敵死之別有賊九

十三人自錢倉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莪突
七里店敵殺寧波衛百戶葉紉由甬東走定海
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
波衛千戶韓綱走通明壩渡曹娥時御史錢鯨
以便道南還適與之值遂遇害已而過蕭山渡
錢塘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鏜先以
勁兵出油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采石江道
南京外郭京營把總朱襄蔣陞戰死官兵追捕
殲于蘇州之木瀆復有賊千餘由掘泥山登犯

觀海慈谿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
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賊
自觀海開洋者備倭都指揮王沛督帥把總閔
溶張四維李興等兵船要擊于霍山洋悉衝沉
之先是巡按御史胡宗憲具奏遣使諭其國王
以彌邊患是年八月
朝廷以宗憲有才畧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
軍務復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合奏申前事報可
乃令福浙藩司檄宣德意生員蔣洲陳可願充

市舶提舉以往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據舟山
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仙居黃巖官
兵追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據紹興
之龕山胡宗憲親督盧鏜處州梁高山等兵擊
斬之十一月賊衆二千餘乘舟遁出南滙口復
有攻犯温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
流劫仙居天台至嵎縣清風嶺胡宗憲督容美
兵盡殲之又有福建流賊由台温至寧海抵奉
化之楓嶺敵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義士

文明與象山流賊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
渡煙浦港寇蕭山縣壁于錢清胡宗憲督兵備
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勦斬首五百餘
級盡擒之餘孽復由諸暨出東陽臨海至太平
蒲岐巡檢司得舟而遁丙辰二月使夷生員陳
可願偕毛烈及夷商松柴門善妙等七百餘人
乘舟進泊於馬墓港自言直抵倭島遍諭豐州
馬肥前平飛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然無稽之
語漫不足信開市之議私相許諾納款請罪之

寧波府志卷之二十一
表未至而福浙直隸沿海告警者踵接據華人
自日本來者云大倭王懦弱不制諸島各擁強
爭據王直所窺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
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
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脚踏曰鳥淵曰太村津
何馬屈沙他家是卒之毛兒沉馬美美空居止
通明巨甲廟里日高諸處皆筑肥豐州之地總
轄于豐後州王大隅州懸隔一海亦爲聽命山
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凡

州入大倭王畿旬越斷港而東水陸之程邁一
旬月舟行而西止五六日而已入我浙直界矣
天朝頒賜勘合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
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貲請取勘合而行頻年寇
邊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是年二月
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遊擊將
軍宗禮帥驍騎五千人突之殺賊無筭明日復
戰死之賊攻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窘甚時胡宗
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

千人度其勢未可驅殄乃用計稍啗賊至四月
下旬圍始得解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三隻賊衆
二千六百登劫鳴鶴場夷船八隻賊衆千餘登
劫臨山三江越數日兩賊合攻觀海龍山城突
入慈谿縣治焚劫恟毒長吏負印而走縉紳齒
刃死者則副使王鎔知府錢渙也賊出丈亭港
欲窺郡城盧鏜帥兵乘輕舸沿江上下用烏嘴
擊賊賊疑退屯海口後至者則拾其遺貨是
賊衆五百餘由福建莆田之六頭登岸流劫

而西入據仙居縣時阮鶚始出桐鄉圍中故
憲行鶚統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參將盧鏜台州
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統等進勦盡殲賊於仙居
而宗憲自以才獨當海乃數遣死士入海營中
為反間令自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而海自
以身乞降佯許之計徵兵且至乃與工部尚書
趙文華密謀進勦大殲于沈家庄海遂自溺得
其屍新五郎帥餘黨乘舟遁至烈港參將盧鏜
要擊之俘斬三百餘新五郎與麻葉等囚至京

寧波府志卷二十二
師獻俘告廟剝屍梟示

上命儒臣紀頌功德云賊據定海丘家洋阮
與俞大猷盧鏜合兵圍守數日賊甚窘而我兵
不戒遂夜潰圍踰桃花嶺渡李溪走鄞之西鄉
由元貝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西
頭門把總范指揮死之遂從寧海走温州至福
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其家山自秋及冬
屢攻弗克胡宗憲發桑植麻廢兵三千檄張四
維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丁巳正月賊

衆數千登自福建之三沙遍掠沿海至寧德縣備
倭都指揮劉炆死焉時領兵指揮千百戶陣亡者
二十八人三月賊衆復千餘與三沙賊合搶劫洪
塘焚毀新造戰船一百餘隻四月賊寇通州海門
縣突流揚州廟灣港盧鏜追擊衝沉其五舟斬首
四十餘級賊出安東縣復依船爲巢池河守禦劉
顯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復有賊舟漂至
沈家門約百餘人胡宗憲遣朱尚禮誘至定海關
悉斬之七月生員蔣洲與倭酋德陽左律門善妙

松柴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胡宗憲上其事于朝九月王直毛烈葉碧川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岑港毛烈自詣軍門乞降求市胡宗憲令烈還舟候旨檄俞大猷統督浙直兵船爲戰備檄盧鏗至舟山撫諭宣布威德直進退無據遂就執戊午三月毛烈帥其夷兵與松柴門等合築于岑港山四出劫掠總兵俞大猷統督參將戚繼光張四維劉顯丁僅等兵圍之久而弗克賊舟繼自豐州島來者爲烈應援宗憲督張四維以舟

師擊於韭山洋斬首百有奇其一支壁於朱家尖環而攻之俘獲三百有奇自是岑港之賊絕援矣時賊有寇溫州者其郡致仕僉事王德帥鄉兵禦之殺賊數人次日復領兵出戰德陷賊伏而死其他寇楚門寇台州寇樂清臨海仙居及象山之交縮者衆至萬五千人時惟台州民兵前後俘斬數百而已六月岑港之賊毀其故巢遁於柯梅山官兵攻圍至十一月復乘舟夜遁張參將追及於鎮下門衝沉其一舟斬首二十餘級烈遁至浯嶼復

移於南輿轉而東奔己未三月倭賊千餘登犯象山金井頭諸處海道副使譚綸督兵剿之斬首百餘級賊流至寧海與先犯桃渚海門黃巖諸賊相合總督胡宗憲復檄譚綸同參將戚繼光帥兵追剿賊趨新河所復奔太平之南灣山官兵斬首七百餘級又賊一枝據寧海之石馬林譚綸同副使劉存德參將牛天賜又奉總督之檄剿平之復有夷船大寇揚州通泰諸處四月夷船二十餘隻賊徒二千餘人漂至三引沙副總兵盧鏗督帥游擊

兵船擊斬百三十級餘孽抄掠三
兵前後斬獲二十級七月遁至江北倭寇
李遂督胡宗憲都御史李遂督參將曹克
新都司何本源等兵悉剿平之十二
王直罪通遂即誅梟首定海關東南自倭奴搆
數年之間供億巨萬不貲而邊氓之被殃材官之
戰沒者又莫可勝紀幸賴元戎運策將士僇力得
偷旦夕之安但生聚未復兵食未充而賊之盤據
福建者積歲未解將來叵測則將何以待之我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蓋至嚴也
語形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
浙之東西首激

乍而逮蒲壯吾郡南達台温北連溟渤並海幾六

百里起慈谿縣向頭巡檢司置衛者四曰觀海曰

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以公郡城衛之隙置所

者十曰龍山曰穿山曰霽衢曰大嵩曰錢倉曰爵

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縣峙海中而中中中左

在焉所之隙置巡檢司一十有九曰螺峯曰

寶陀司環置舟山之曰

大嵩隸鄞縣曰松浦曰向頭隸慈谿縣曰鮎埼曰塔山隸奉

化曰長山曰穿山曰霞嶼曰管界曰太平隸定海曰

爵谿曰陳山曰石浦曰趙魯山隸象山莫不因山塹谷

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于津陸要衝置

為關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隸鄞縣國初皆置

復置列兵船以在南熏門外最為衝要曰定海關舊制額設指揮一員旗

於此今增協守民兵福蒼蒼大小戰船悉為停泊曰

舟山關舊制額設官軍盤詰停泊戰曰丈亭關曰

長溪關曰杜湖關曰石浦關凡九曰湖頭渡寨今

塔山巡檢

曰竹頭寨曰長山寨曰小浹港隘曰青

嶼隘曰礮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魯隘曰

橫山隘曰螺頭隘曰破齒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

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纜

寨曰仁義寨曰赤坎山寨曰黃沙寨曰松魯寨曰

土灣寨曰南堡寨曰游儒寨凡二十有五皆屯兵

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頭渡寨

沈家門水寨游儒寨南堡寨小浹港隘最為要害

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墩一十三穿山烽

墩十鄞衢烽墩六大嵩烽墩六舟山烽墩十五

觀海烽墩六龍山烽墩六昌國烽墩三石浦烽墩

三錢倉烽墩五爵嶼烽墩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

息晝烟夜火互相接應若鄞衢之三塔山舟山之

朱家尖蠡峙最高所望獨遠故設總臺多撥旗軍

戒嚴尤至設總督備倭以公侯伯領之巡視海道

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十二年以後總督領定

臨觀三衛設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衛設一把總

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揮海寧衛設一把總

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黃

牛山在慈谿縣北大海中與海鹽縣海洋為界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樹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壇頭等山為上

界灘山滄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

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求芝絡

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

通倭夷貢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

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船以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

之五百料止定每四百料二百料火船等船一百

港一隻

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船六十有七

量船大小分給兵杖火器調撥旗軍駕使而督領

以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船

分哨於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

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

港崎頭洋孝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

亂礁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到單凡韭

并各處海物為證驗

山積固大佛頭花惱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

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嶺洋小春

洋兩頭洞東西霍抵洋山而止哨至亦取凡大小

衢灘許山丁興馬跡東庫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

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此南通於甌越北

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南北之哨則

以舟山為根抵昌國戰船南哨則抵於松門北哨

則抵大嵩分哨之期有同於三衛而與松海哨船

別統於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於岑港

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昌國戰船則泊於石浦

關海中至六月十二日為彭祖忌颶風大作舟必避之仍用小船巡邏防守

備至密也今日之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

為汛期六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可行九十月小

陽汛復可渡海亦有滄泊海島乘間而至者故今

四時防倭也而備禦宜益加嚴矣

皇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以誅不庭舉

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

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

軍情三十四年命工部尚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以

藩臬分任兵備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

改造福清船四百餘隻停造五百料等船於軍四

福船稅蒼沙民船復數百隻召募福建兩廣邳徐

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直麻遼鎮溪大康及蒼處

等兵不下十萬今改割救鎮守總兵駐劄臨山定海責

任與巡撫同今改割吳淞責撫同

將分守各府杭嘉湖一參將寧紹一參將台州一

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把總統今分爲定海爲昌國

總裁去備倭總督而各把總復有游擊游兵統兵

俱以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等職以督皆題奉任之兵欽依一時任事之

臣非不攄誅書務底安攘而日繁烽烟未

寧波衛事未樂六年從黔國公征南蠻又力戰而

死文字世學事世至孝十年承兄職十六年日本

寇邊率海艦追斬盜首若干級明年轉禦柁者勿

颶風破舟溺焉一門四世皆死國事論者多之

崔源字有本世家雲中天性孝友深沉有智襲寧

波衛指揮同知蒞政老成人不敢干以私正統十

三年閩浙盜起從總兵寧陽侯勦捕累獲奇功檄

禦金華殺賊一十七級生擒陳唐音等五十人解

京功升署浙江都指揮僉事改檄武義一日火發

聯營源倉卒遇敵時仲弟澄季弟清從在營中源
曰事急矣我當死之弟可自爲計即應聲曰兄既
死忠我乃不能死義乎遂挺身而前皆力戰而死
朝廷憫之遣官賜祭復俾其子胤世襲焉
汪較奉化人力挽強弩尤精矢藥父兄俱習有司
上於軍門賜以義士關防嘉靖壬午夏倭寇入奉
化應家棚較率民兵射斃十餘虜虜創艾遜去較
輒被傷以亡當道命有司營葬表其門曰義士之

靖者蓋以蹊徑日開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庾
帑日匱而資用者乏則窘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
餒者衆則怯於應敵主兵不實而召募者多則難
於行法此皆用兵之次患也試舉目前之事籌之
倭奴入寇自彼黑水鹽城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
復一二日渡官綠大洋錢壁下漸經濁水西北
過步州洋亂沙入小抵陳厝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
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
頭積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溫州入柗渚海門松門

諸港可犯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
山入瞭角嘴大江口沙谷積御福山諸港可犯通
泰爪儀常鎮過馬蹟灘滸羊山歷崇明七丫白茅
劉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
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梁庄西海口西嘴頭可
犯嘉湖入鱉子門赭山錢塘江則薄於省城登龕
山烏嘴頭可犯蕭山縣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
煙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瀝海三山過霍山洋五
興烈港表登掘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

龍山慈谿登丘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之西北
界過岱山長塗蘭秀山劔山登千墩大小展則東
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沈家門
謝浦則東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大小干山十六
門魯山盤嶼登關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
山過東西青長白礁馬墓港册子山登琴江碇齒
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由舟山之南經大猫洋
入金塘蛟門則竟趨於定海城下過穿鼻港入黃
崎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雙嶼入梅山港則犯鄞

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厨入湖
頭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關
門亂礁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關登白沙
灣游僑寨則犯爵谿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關則逼
石浦城與昌國衛宋時嘗於招寶山抵陳錢壁下
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在當時已病海氣溟濛
風雨冥晦難於接應今浙直兵船督領於游兵把
總等官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汛期直隸船北哨
至茶山瞭角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復設總參游
兵等官督領兵船哨守各洋

港南哨至羊山馬跡灘許衢山等處蘇松常鎮兵
船於游兵外

又分別枝哨折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

門普陀等山温台兵船又分別
枝哨守各洋港北哨則交於直海

寧紹兵船於遊兵外又分一枝哨守馬跡一枝哨
守兩頭洞一枝哨守衢山一枝哨守長塗一枝哨

守普陳錢為浙直交界分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

探窮搜遇有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

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

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把總則駐劄舟山兼

轄水陸而總參標下各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

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爲巨鎮賊或流突中界則沈
家門馬墓兵船迤北截過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
西兵船爲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迤南截
過著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船爲
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
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
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船爲之應援南截於金塘
大猫洋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則
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哨於陳錢分

哨於馬蹟羊山普陀衢山諸處爲第一重出沈家
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
巨艦雲馳倭夷之舟航弗與也火器颯發倭夷之
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以我長技制彼
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
者也萬一疎虞而賊得登陸由掘泥歷烏山鳴鶴
場踰杜湖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踰孔家嶺
入慈谿渡丈亭走車旣稠嶺寨石塘灣涉鄞之西
鄉可達於郡城則觀海向頭松浦之守不可以不

嚴而慈谿新城之建實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
鴈門嶺由官庄越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
林李溪可達於郡城則龍山管界之備與嶺口把
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舉石墻之築實所
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東津梅
墟桃花渡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城設險
實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走梁湖通明壩入四明
梁衝出樟村小溪櫟社可達於郡城則臨山瀝海
廟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

村以達於郡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淡

港循長山橋鄒山橋七里店走甬東可達於郡城

則港口置兵船防守

港口置鐵發貢重五千斤者一座調發福船二隻蒼船四

隻防守港口添設本港民八槳船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暇則容其樵採與甬東巡司

之備不可以不嚴由穿山磯頭踰育王嶺歷寶幢

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陸之備不可以

不嚴由尖崎踰韓嶺涉東湖可以走甬東則鄞衢

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魯白沙灣

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乾坑橫溪桃江

可以走甬東則錢倉爵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
嚴由昌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巖寧海經鐵場缸窰
黃溪青嶺入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郡城之
西南則缸窰黃溪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
近設蒲門青門錦
門金井頭等隘凡此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爲
城根本之慮凡在事任者所當宣猷而致力也然
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爲里者四爲
縣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
之衆不待取給于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

之軍卒不過二千四百有奇而歲月既久逃亡日
太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爲固萬一夷且生心
據以爲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
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
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爲憂蓋不止
如雙嶼烈港之爲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
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蒼官民船可二百艘八漿
小網船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舊例船
價六分則徵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

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拆造其價扣除
於月糧變賣於釘版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
船給稅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
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
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
之編伍未始徵兵於外方也間有老弱雜揉傭夫
冒充固可簡而汰也自巡撫朱執過懲前弊謂土
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船用之戍
守用之攻擊率以忘命剽掠之徒而充敵愾干城

之役于時識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
之患至不可祛除矣則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
糧一或不遂即有脫巾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以
飽欲一或抗拒即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格賊也
非其生同里閭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啗以甘言
嘗以隱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
興以來以福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
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
所謂大姪也為今之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

久而習其揚帆振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
便者况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充水兵者亦不下
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於浙海也浙人又能施
長技於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奚不可
哉此言用土人可議者謂山海有自然之利捐之
以省募水兵民而困可甦故屯大榭之田可以固穿山之守耕
牧金塘可以裨糧餉之資近日督察大臣嘗奏請
舉行然困方度而勢豪已爲之占籍果能出力以
供稅乎且其地廣袤物產無窮賦役重而小閭者

以其中未有可欲也既田之則有可欲矣能保其
不據乎苟無重兵以守是委以與敵也而可爲之

乎此言金塘大田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
耕不必復田

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惰易

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

於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

燎於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

擊來賊者僅一二見戊午參將張四維擒朱家尖
之寇已未總兵盧鏜殲三

寇沙之而要寇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

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僇力急如救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寧耶此水戰以擊來賊為奇功或謂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敗于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怯有殊也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艦之便利火器之多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專其力也顧能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以誘我蓋其以狡獪習兵深入重地

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

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握

符馭衆者復以威克厥愛行之寧不廷以殄滅兇

頑耶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勝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明其賞

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之誅

宮嬪之侈非妄以立威也以爲不如是無以驅之

死地耳國家著令於敗軍之罰嚴矣見律飛報軍律條下

今復奏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

陣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願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名願并

陣亡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脇從賊一名顯者陞授署一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

曰論奇功

如在海洋遇賊有能要擊衝沉船隻或追逐登山使賊不得登岸如賊既登岸

有能衝鋒破陣奮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受禍或所部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論聽總督即時具題巡

按作速勘報超格陞賞

曰分信地

凡守備把總

府州縣佐各有信地如賊至不能拒守致賊突入者固當律以守備不設之罪若能奮勇鏖戰獲有

首級功罪相當者亦許前贖若罪小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路出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船隻所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故縱出入本港專圖邀取賊贓者聽督撫官參究重治

曰計職任

如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文官自海防

部下臨敵擒斬真倭每五名顯陞一級十名顯加

一級千名部下每五名顯陞署一級十名顯陞實

授一級各以則例遞陞至三級而止如獲功之前或以後失事革職者准收贖若總兵副總兵之與

巡撫參將之與兵備水陸士卒俱聽統領戰守機宜俱聽調度除在下有違節制者免究外其餘功

罪參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合所屬通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暫將臨山總兵分理海

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其功罪亦當查照分別輕重俱聽總督巡按酌量時勢究覈情實明白具

曰處報效

凡有官員舉監生員人等督領家丁

輪粟者俱聽軍門及撫按官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慕義者之勸至於耆民統領沙

兵或屬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者必如是而行之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陞賞

則有功不至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戮

力用命矣此言賞罰之令當嚴昔元人創為海運而朱清張

力用命矣此言賞罰之令當嚴昔元人創為海運而朱清張

瑄擅其功。國初沿其舊制，命總兵等官督領海船運糧至直沽，通州以達於京師。自河漕既通而海運遂廢，殊不思河渠有壅塞之患，堰閘有蓄洩之煩，徐區洪流有汎溢之虞，諸襟喉扼塞之處，復有意外不測之慮。誠宜如丘文莊公濬所議，河海兼運，斯為萬全。且海防長策，惟恃舟師。使選將募兵，造舟制器，皆能盡善，則內可以足京儲，邊餉外可以致海道肅清矣。如元人海道經國朝海運額例，皆今日所當講者也。此言海運所當復或謂定海

邊舊通番，泊宜准閩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備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貲求利者，即非脯肝飲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寇哉？殷監不遠，元事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為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

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何
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
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姦謀我之財力果足以
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
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
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
不已大繆乎此言番船不可通或謂蕞爾倭奴敢仇大邦
天討之所必加宜大發舟師渡海問罪以永收摧
陷廓清之功古語云無勤兵於遠又云先王雖德

不觀兵我太祖之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自不揣
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
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
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是大不可

皇祖之言蓋為慮至深遠矣昔漢武帝唐太宗皆
雄主也而卒罷于渡遼之役元征日本徒損國威
竟不能損其一介今日倭奴不自揣量冒其不祥
之灾我惟備之殲之逐之出境而已孰云渡海之

師可易舉哉

此言倭夷不必征

然則倭奴悔禍或揚帆稱

貢而至又將何以處之昔楊文懿公守陳嘗著却
貢之議曰倭奴狙詐狼貪時拏舟載其方物戎器
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聞則張其戎器而暴侵夷
不得聞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
貢則沾國賜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
滿千而縻國用敝民生以通其貢者一則欲得其
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
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是受貢亦倭不受貢亦倭

况今倭奴最我讐敵乃於構釁之餘復敢懷一
詐狼貪之心而欲售其譎計其罪不勝誅矣况可
與之通乎且前此入寇之少蓋以通番下海勾引
鄉導者少也今茲入寇之多蓋以通番下海勾引
鄉導者多也乃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
之門是止沸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
行於國中即使通貢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貢
夷止數百計而寇邊者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
皆欲貢而不得貢者乎謂宜頒降明詔由命海道

帥臣益嚴守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寇則草薙而禽獮之則姦謀狡計破阻不行矣今之議者復曰昔三代盛王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莫不來王聖人之作春秋於荆楚猾夏則書人以黜之至遣椒來聘復書爵以進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蓋王政之所不廢也倭奴自入寇之始蓋以嚴番不戒於祖宗朝効其職貢已非一日邇者朝廷准令遣使移檄往諭實屬招來之意以開其補過之門但奉使者不能直達倭王以宣布

聖天子威德而徒以私意簡率行之欺罔觀聽如其款邊納貢而峻却之恐永塞其自新之路而益堅其稔惡之心東南未知所息肩也夫爲是說者猶治疾之標而未察其本者也王者內夏外夷修之有道軍志亦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使在我者未修而疏於所恃也則通之適所以招侮絕之亦足以啓釁此豈安攘之長策哉邇者臺省部寺會疏奏行九事一曰選武將二曰任文職三曰精選練四曰慎徵調五曰處軍餉六曰守要害

七曰明職掌八曰明賞罰即前所載五條九曰行撫諭酌以時議之允協者而兼行之於以內收順治之功而外樹威嚴之績如其且寇且貢反覆不情則用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以却絕之是恪遵

太祖高皇帝之明訓義之所以為盡也如其引慝伏罪重譯效款必欲率賓王化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其信使堅其誓約敕令禁戢各島不復犯我邊疆期以數年為斷共命不渝而後如先朝著例容令入貢此

成祖文皇帝綏徠之方仁之所以為至也是故明徵保定君子監成憲而行之爾已是故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闌出一策也綏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整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

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然昔人有
云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故曰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又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舞階之風又何必規規責
效于甲兵之末乎

寧波府志卷二十三

宣波府志卷二十三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山巖河渠書

木谷水鄞

鄞邑附郡城而其地東西割不合分為鄉者各七

而水之所資亦殊西之水源四明山西南出會稽

由上虞縣斤嶺

自趾至巔凡十六里故名

歷小嶺上莊石壇龔

村小皎而東上莊南一派出分水嶺經蘆栖坑口

分水嶺南一派出仗錫山歷杜畧鄭家巖至蘆栖
坑口合流而出大皎二皎之水各流至鯨魚山前
而合至窰巖迤邐而東歷樟村至平水仗錫南一
派出天井山天井南一派出溝頂彰聖山俱至平
水合流而百千澗壑之泉會爲一溪經中潭至宅
山堰而西北折過廻沙閘紆廻九曲經新安許家
會古小溪口洪水灣梅溪灘出洞橋歷沙港口烏
金碛積瀆碛百丈塘風壩碛櫟社行春碛段塘散
布各鄉由甬水門而入郡城豬爲日月湖西則槌

源之水出自大雷諸山而並山之田胥引
溉一出鳳巖口其下亦有烏金碛圖便利者利
而遠之近山田千餘畝輒告病一出林村林村下
寮山有泉從地下出勃勃作浮漚如星宿海狀相
傳僧智回卓錫取水水應錫出未必然也今雖旱
甚不竭故名曰靈泉亦曰湧泉泉水經雙瑞橋東
北至泥峙堰分爲二流一入港至湖泊注石塘東
歷高橋而入郡城一下堰出林村大溪注十字港
亦東歷望春橋滙而入郡城故槌源鄉賦以是獨

加於他鄉今田堰上者利塞田堰下者利開塞者
壅水入田坐收成稔之利而堰下絕流則田者束
手告病矣禁塞息爭斯兩利也去林村稍東爲壘
脰湖西去今郡城十二里周廣環百里而四面置
斗門礮閘以啓閉畜泄之湖高田下勢若建瓴春
漲則猪諸山之水旱則啓閘注之閘曰已浹四郊
而七鄉田數萬頃歲畝收皆一鐘唐大曆間縣令
儲仙舟大修治之更其名曰廣德而繼浚者則制
任侗宋令張响其興廢利害詳載曾子固所

記中然而議廢者數矣卒格不行以其爲利重而
西七鄉民籍以爲命也故舒亶著四利說刻之林
村資壽院壁元祐中有俞襄者挾廢湖策走京師
時宰惡而法之其說不行鄉人樓异以免喪起除
知興仁府改知遼州已改隨州將行异欲得鄉郡
會時有獻議者括天下遺利資國費於是异輒言
廣德湖可田儲所入待高麗使者用以鳴上异果
得明州湖遂廢凡爲田八百頃募民佃輸米四萬
石而佃者甚病自後七鄉沃野無歲不以旱告厥

害稔矣事在政和七年嗣後靖康初檢正王庭秀
嘗著水利說欲上章復之會虜變起不果湖既廢
而所恃者惟它山堰堰去郡城西南五十里先是
前所云四明諸山水走百里盡瀉之江百姓不饗
其利唐太和中縣令王元暉相地勢謂大江夾諸
山直上接平水而溪所從來者高至它山始兩岐
之水稍散漫而江北唯茲山四無麗故謂之它山
它山麓皆石趾插江底非他浮沙比可馮藉爲堰
乃始治堰堰跨兩山麓南北闊者四十二丈石

三十六始堰時水湍悍難治用巨木雜竹爲樁以
抗水適洪水汎濫絕壑合抱之木非人力推挽者
一夕乘漲至堰下遂得壘石成之故至今以爲神
堰高下其中水滂則什七入江什三入溪旱則入
溪者七入江者三而後屢修治率易敗蓋以石堅
泐而功踈密也謂堰有神非王令者水輒壞豈其
然乎在宋則錢億唐意張必強皆嘗增石以遏羨
流而我明嘉靖間知縣沈繼美用石版堅巨堰口
者半高故堰尺許水入溪稍多民更稱便今稍稍

旁有罅且缺半灑泄滲漏無所底止增防遏潰何
可已也去堰西北百武爲廻沙閘宋淳祐閘守陳
壇咨于鄉人廬陵守魏峴峴作水利備覽其畧曰
大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溪塞不流
七鄉河渠不受利歲發衆淘之至三四舉費緡錢
數萬已復塞如初與其淘於旣積不若未至而遏
之使用爲閘則水輕上流沙重下止水濫則閉平
則啓使得行舟沙溢閘外淘之易爲力乃仍吳家
橋閘之二門板各七刻平字水則字于兩柱上今

土人許同一者司之啓閉有節榜石于旁以示禁
後果便然亦歲淘閘外沙今數十年不用水道亦
清駛豈沈令增高堰石水深而流迅故邪郡人御
史中丞戴賢作水利序說云讀考工記有曰凡溝
因水勢善溝者水漱之蓋言導水就下則湍駛自
能漱激留淤宜益治港令廣浚且務徙沙毋置近
壩又稍于堰之上流爲防遏水庶什七之利民得
而食也議者是之去閘里許爲洪水灣灣故與江
相薄潮水內攻河流外泄漫爲一壑而它山之水

不得東注各渠宋慶曆中丞相吳潛守用土人策
謂江之東南有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不宜與水
爭地撤其蔽而疏通之害輒祛乃給官錢市其地
作三壩一瀕江以禦狂瀾一瀕河以防罅漏一介
中以拓表裏果賴其力乃今則沙洗石落瀕江者
墊水中僅僅一石漏泄無常詢土人謂土土皆沙
壩踈非塞水用宜遠取硬黃土實石中燕堅久不
敗大率河渠皆沿江自它山抵郡城北指永豐西
折石塘相去百里為堰者無慮數十為碶者六上

善崩水暴漲堰數敗咻農樵藁土交之固
水亟洩不止旱半月河渠盡涸舟膠不行田龜拆
民嗷嗷病矣故王令堰它山成用木鵝三因暴水
浮之鵝至處輒為碶以洩水今烏金積瀆行春是
也而風州碶在北渡眺江橋西一名望碶宋熙寧
中縣令虞大寧置之用以却暴流納淡潮者蓋自
行春至積瀆相距三十里行春居江下流滷汐易
至烏金積瀆處上非朝盛漲滷汐不至河渠少
涸江潮尚澄澹可壅入河渠以溉田霖潦亦易洩

故風朔視他礮為尤要今廢不治惟見石礮陷故
瀆中遷者莫之省問今若度水沾溉者計畝率力
民必樂趨惠利無窮此所謂以佚道使民者也永
豐礮當北城之下去石塘稍回遠七八月間雨集
水漲彌天而烏金諸礮不能啜洩日月湖舊有氣
喉食喉水喉穴城為道而又湮塞僅通一綫水益
沮如不行乃守陳堦聽邦人言謂茲礮關歲豐凶
按民居蔬圃間得其故趾復礮之柱石三門二以
洩暴漲名曰保豐而吳潛又增廣之為柱五門

不可不擬其機也故吳潛置水則石為澗天
雨得旦夕視之以便蓄洩第今塘長礮夫之役
無賴子弟或下戶窶人志慕劫劫因循啓閉失節
而近礮居人利魚鱉裝重身者故注入河為便典
守者率與之市盜洩無禁每春夏交雨水溢河渠
或堰潰一二所至經旬不治往往雨澤方停而河
已大半涸矣是可不為之厲禁邪今宜以並近富
人僉領茲役庶幾重犯法慎啓閉而不煩督責也

水則故瀕平橋空其地郡縣長吏車馬過輒見之
輒得稽察水候可否今屋社學於空所車馬過不
見水則亦漫不省問宜徙社學於他所而仍空之
使得時時見平字石立水上輒得稽察水候可否
故不煩塘長之申報展轉失時如今日也城東有
東錢湖鄞縣未徙時湖在縣西故又名西湖湖水
濶十萬畝前古因山麓斷處續隄合之受澗谷水
七十二環里八十為堰于隄者七曰錢曰大曰黃
曰高秋曰栗木曰平水曰梅湖而堰之有

者四錢大梅湖莫枝湖水高決以注河凡
半溉田百萬餘頃故東之鄉合鄞奉定為七率
凶年惠利甚溥故又名苗山金湖湖蓋因田為之故
以原供之賦均之七鄉以為常寔唐天寶中縣令
陸南金開廣之而繼治則宋守李夷庚一公功最
高至王安石亦勤其事釐復湖界嘉祐間置前四
碶闢立平木石於左右啓閉蓄洩應時而治平元
年復修六隄始廟陸李于
年皇子魏王鎮州請出內
金錢五萬貫義倉米

萬石佐除於葑費差撥水軍不問官民家凡食湖
利者計畝頭出力為役凡去葑三萬餘畝但所除
葑不出湖外輒復填於徒費金錢無補嘉定七年
提刑程覃攝守乃議用官緡錢買用千畝歲夜較
二千四百餘石如義倉例使高貲富人有心計為
人信伏者掌之分頓近湖僧寺中每歲農隙募民
利取於葑計船大小地遠近葑多寡費酬穀有差
者倍之一年可去葑一萬餘畝船無積木如葑數近
湖新漲人莖藕其中有人力者與農民相啖田

因漸致湮廢乃盡請復舊趾天子可其奏田者計
如律著為令刻板榜之即月汲隱學二寺嘉澤廟
錢堰故有塘植荷者亦一切罷不許後有司坐視
莫舉田租浸移他川湖日就湮實慶二年胡桀以
尚書出守復修葑議條畫較詳次第可舉用於農
隙時八月間水勢稍退先用水軍船盡去葑葑
務雜其根至十月始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夫力助
工先修運河諸礮閘令放河水入江然後放湖入
河河水渚春農不失灌溉湖既乾然後去淤積乃

請于朝得度僧牒以通常平倉米萬五千石治之
如前議而兵不妨商農不妨畊民甚稱便又以贏
錢置田若干畝儲穀以需後費又十六年陳瓘因
歲稔農隙竟行市對之策兵農俱罷遣隨舟大小
對多寡聽民交對給錢至者日千餘人益稱便矣
而田之所收至此始全為湖用計今殆三百年于
茲時移物改田無所稽而漫然一湖莫有過而問
者侵水者不獨淤對而蘆葦蓴蒲之屬雜生其中
日以滋蔓最深澗處以竿刺之不及數尺平波浩

淼即載輕舟行不得其以道輒膠不前近岸山坳
間孺漲者又芟藕之因為滕陌漸成畝畝而上下
水田者殆數千畝恬利之家皆私有之不惟

侵蝕湖水而因之私決壅閘使其樹藝漏洩無當
七鄉之田乃無歲不以旱告此寔廢湖之漸而西
之廣德越之鑑湖可鏡也司民社者誠如程覃奏
請故事嗜利者或縮縮退去而浚湖市對之策要
亦不可不行議者又謂紫芟葑淤泥即其中徑直
處而隄之起邵家山跨楊家山麓如杭之蘇隄計

王駐洋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各礮之礮各三
門以補回江之廢廢不爲災而東岡亦爲衆利矣
昔陳瑄在淳熙二年嘗復江東大石二礮其故績
可績也近知府周希哲用父老言命鄞簿張纁修
繕之先淘江東之米行河未幾即工蓋不惟暴漲
可洩而舟楫既通農實利之莫不嘖嘖稱便至如
復大石復江東礮楊木礮周家堰皆因故蹟爲之
費儉而惠侈此在賢者有司加之意毋遜美於陸李
諸賢可矣南鄉田皆江流灌之江接它山者水澄

澹又支江逶迤盤屈于鄞奉間浦叙連終不可
紀在句章鄉者多並山有泉水亦澹無滷汐乃其
賦特重然其田受懸磁封之水者什一而不受水
者什九槩而則之非政之平也鄞塘鄉地高率于
上游鑿瀆引潮注之又稍下爲礮以拒滷汐如棟
木茅針諸所使入瀆者迂徐曲折而弗徑也上河
堰則白杜橫溪水注之與東錢湖通下河堰則銅
盆浦有堰常浦進林有礮礮通奉化江雨澇則江
潮接之二河漲水相迎故堰善敗議者謂二堰各

遷入十餘丈則依山麓易隄防矣且白杜橫溪水
回環河中可溉田五六百畝得常稔東鄉自一二
都至二十八都河與江濱中有雲龍貝則二硤餘
多泥堰每淫雨岸崩泥堰多決鄉人恒苦修築謂
宜徙雲龍貝則硤於陳婆渡濱之大江則江盡
為河斥鹵可化膏腴諸泥堰可盡廢歲省修築之
勞且無旱患近里老嘗白府縣委縣丞丘民感勘
議未行或又以各鄉水勢高下懸絕不便高洩為
言此當求其全利而為之大計吾明故濱海大江

從定海入桃花渡為三江口當城之東北而
城西北折至西渡與慈谿前江接歷餘姚止通
壩一東從浮橋而南至北渡亦三分之南行者為
奉化江止市橋西南行者止它山堰為鄞江江水
鹹鹵不可灌溉食飲而綿亘往來數百里土薄廝
深不及尋丈輒見塗淖夫五日旱井泉與伏流通
輒鹹溷不適用沿江田數萬頃鹹氣蒸曝稼即枯
槁死矣是江有舟楫魚鹽之利而非所以利民生
畊鑿之資故鄞之水利在河渠然河渠不知鑿自

何時余覩禹貢淮海惟揚州及聞禹治水畢會諸
侯于苗山更其名曰會稽會稽下邑有了溪說者
謂治水自此了也鄞故屬邑域揚州豈亦禹跡之
遺乎厥田下下今鄞爲沃土列上縣諸河渠力哉
要在司牧者殫圖而沛澤也

慈谿

慈邑層巒疊嶂橫亘東西東臨定海之境西達餘
姚而切其郭相去百里許跨山南北南則江水縈
迴去海尚遠北爲鳴鶴鄉際大海而地盡斥鹵若

天限其壤殊勢異宜故其水泉灌溉彼此不相
也夫江通於海而海潮自蛟門西入合鄞奉二流
其水澄淡海潮遇之勢不得輒入故桃花渡所鹵
淡恒半然大時有旱澇而盈縮進退因之由是而
西渡而赭山西抵丈亭俗呼爲前江緣江百里許
並無北入之浦唯南受鄞慈餘諸山水故其水恒
淡又由丈亭北折而東呼爲後江凡浦皆南入不
通江蓋久旱則海潮內侵鹵浸彌望必如是始得
少緩其入而緣江之田猶可資以灌溉也浦北入

者皆薄山麓接溪流由是而東則鄞江之北定之
西皆藉其利特水入漸細僅僅若溝澮耳且東北
地勢獨高流水易竭故於後江之尾建茅洲化紙
諸關以節之而文溪香山達蓬鴈門諸水一遇又
雨難於疏泄故大江之漬多作礮堰以殺其勢如
李溪青林諸堰是也舊制緣山之阿凡水所鍾處
輒築塘豬之以防旱熯故有花嶼鷄鳴諸湖蓋自
唐令建邑之初管山未鑿夾田橋外水道不利故
江潮鮮入山水難出易盈易涸而鄞慈定境交受

其病誠不可以無湖也至宋吳潛鑿管山江而夾
田內外潮水通利旱澇不虞又何賴於湖哉此變
湖爲田之漸而國朝用是量畝加稅盡耕植之
而湖卒廢矣惟鳴鶴地方四十里許不通江潮惟
資杜白二湖之水以給灌溉故名爲第二重天謂
其生物之功與天埒也湖制大塘橫截而用礮閘
蓄洩之皆山水相接而杜湖之南漸入山麓視北
頗高不能積水故於白塔山直東復置大塘礮閘
名曰上湖而夏秋旱則上下閘俱啓水下注河渠

民實賴焉今近湖猾豪輒循山作田與水爭地重
妨農而有司置不問此一病也白洋湖亦如之而
湖西皆餘姚山餘之猾豪又以隔治無畏侵湖殆
半此又一病也海墻有塘東接定之靈緒鄉西接
餘之上林鄉沿塘置閘曰松浦曰古窰曰淹浦曰
洋浦制皆三門啓閉以時而蓄泄之惟洋浦一閘
與餘姚共而上林之水發源於游源諸山天暴雨
輒汎濫橫流且地勢高於鳴鶴而鳴鶴地廣洋浦
諸閘道遠遠不得驟泄巨浸積旬爲害滋甚故昔

置漾塘障之令其溯塘之西直趨洋浦故曰漾塘
非以此爲二邑界也漾塘古有木閘所以通行舟
楫而啓閉之司屬之慈人然閘啓水復爲患故閉
弗復啓而制堰堰之曰雙河邇年餘之貪狡者輒
塞絕洋浦行海之道而利其膏腴水溢則決塘東
注病慈無已且構訟于官必欲以隣爲壑慈邑諸
生方鎮輩不勝患苦乃相謂曰如此吾其不爲魚
鱉乎亦與訟後先相許爭者十餘年破產者數十
餘家雖當道不直餘人而徃徃以財力相屈之不

得還其舊郡理董雲漢忿不能平率諸生庭辯之
而富道亦終不決可慨也已故慈邑水利莫要於
鳴鶴而鳴鶴又以洋浦漾塘爲最正分界開校年
謹碑開修塘堰時書洩此治河之大都也

奉化

奉阻山濱海水皆下流灌漑所資固不能一一盡
利也靈濟泉發于龍潭而流于城南爲大堰聚堰
以灌田西錦溪發于石基盤山而流于城中爲吳
勝堰以灌田三溪發于柘桐坑出頽婆橋而出小

溪發于丘家山由歲穰橋而出以灌田葉家溪發
于日嶺山由唐家畝至青錦橋爲小堰以灌田至
城東一南流爲方勝堰以灌田一北流鵝鴨溪以
灌田此附邑之流專利郭田者皆流入于縣溪縣
溪發于鎮亭龍潭至大萬竹爲大堰出三十里爲
朱家堰至廣度爲新城堰而大嶺下溪黃甘嶺下
溪皆合流出西溪至龍潭灘爲資國堰引水入河
分二派一由南山下注蔣家湖由舍墟村抵長塘
河爲新溪堰以入後洋河有考到堰以節之一入

潘家斗又分二派一注萬壽湖爲土埭堰遠長浚短浚由司馬橋抵趙家斗有鄭家堰以隄之一由布河注廣平湖抵新河有斗門堰以隄之其流皆入于沈家莊河溉田不下數千頃然資國堰港口沙每壅塞而流之所入者微尤不可不以時濬導者也自龍潭灘而下出新橋惠政橋金沙灘長汀至金鍾墩有倪家壩以節水入新溪達沈家莊河與後洋河趙家斗新河水合有陳渤頭壩以節水由陳渤頭壩而出栢樹港自金鍾墩而下由栗樹

塘至六板橋爲引水小閘分入內河流朱家河前家浦黃淑浦入趙河自六板橋而下至南渡有進林壩閘以節水達栢樹港又一由鄞塘橋馬石灰橋爲內河出坊橋壩與栢樹港水合流于坊橋江自南渡而下由常浦入趙河達于江口合于剡源溪而爲江銅山東溪出西圍泉井水出墩頭仁湖水出塘下合流于范家河江潮往來其間故爲柳公壩爲周長官壩所以捍鹵而儲淡也雙溪一發于杉木嶺由排溪葛畧遠梅山西而出一發于山

隍嶺與湖潭嶺溪鮎埭嶺溪合流于方門遠梅山
東而出爲雙溪至睦州合流由後潭報國橋至童
橋爲黃莊礮其流入白水等村而復合于溪又下
則爲胡芝礮其流入長塘後洋蓋黃莊胡芝二礮
利澤甚博所宜勤于修葺者也自胡芝礮而下由
楊家潭至下廊土橋又爲蔣家堰壅流西入汪家
峻自蔣家堰而下由溪壩王家匯李家灣至廟山
東出西鄔居敬橋金溪發于金峩山東北入白杜
可由蔡橋合流于居敬橋出栢樹港土夷水溢不

必礮堰而自可引灌者也剡源溪自剡界嶺由陸
詔驛駐三石至康家嶺凡九曲至公棠與晦溪水
合有公棠堰自公棠而下由溪口至畸山與上元
溪蔡家河合自畸山而下至泉口與杜嶺棠溪流
入白作洋乾溪水合自泉口而下至江口與范家
河趙河水合又下與坊橋江水合而匯爲江是勢
雄而流濫漑濟甚博者也總而計之西南諸水自
澗入溪自溪入河而盡歸于東北爲奉化江若珊
嶺以南新嶺以東皆爲海壤溪流不聚廟山礮以

制揚魯水史家壘以制戴家山水黃公堰以制甘
嶺水小堰以制大同水皆隨水勢而引利於田也
黃蘗溪發源于金峩山西南由洛沮至大門注海
松溪發源于鄞菩提嶺東行注海尊湖水源於九
峯由吳家埠注海延納豬積則在三農自力耳至
若溝池泉澗坊庸圳港苟溉于田固非水利而局
小利微亦何能一一盡詳之哉

定海

定海地多斥鹵經以大小澹江皆海潮逆入不可

以灌縣南諸山之水併而為溪名之顯著者曰嘉
溪曰啓霞溪曰盤魯溪曰鴈潭溪曰瑞巖溪曰慈
魯溪曰章家溪曰徐家溪曰楊家溪溪注而為河
凡五地埭河源出盤溪東接啓霞靈巖溪水下楊
木堰北趨小山壘入海蘆江河源出瑞巖溪東北
洩於穿山壘口楊落河發原育王山下合太白山
之流注為石湫浮地埭堰過章家橋而走長山壘
謝嶼河新大河兼受東錢湖水下流則洩於五鄉
壘雨暘時若則縈紆數十里之水僅足以潤澤四

鄉之田

崇丘靈巖太丘
海晏總四鄉

少值旱曠民輒告病雖湖

水分流而波餘有限斗門河

界

亦引湖源由紀家

橋以達崇丘

四都地

舊設槎堰寔為隄防歲久堰壞

水失故道滂澇則汎溢入江遇旱則鄞人壅泉自

利囂囂相訟勢隔燕越嘉靖甲寅縣令宋繼祖相

度厥宜下槎堰二十里創築東崗堰輿而民始息

爭自輿而下導於小浹苟啓閉不時與無堰等耳

此在典守者加之意也縣之西北接壤鄞慈水猪

而為湖者四播而為河者亦四沈窖湖靈緒湖白

沙湖灌田可數百頃中大河發源茅洲至駱駝橋

而分流南入於鄞北抵靈緒西河導香山之水而

北洩於澥浦大閘河引鳳浦湖源過宣家堰而兼

受杜湖之水

湖屬慈谿

古濠河發源縣治之北西經通

利橋抵駱駝橋下復折而南合申大河至大寺堰

而分流以達於諸港凡江北之大河田橫河田後

港田後河田悉仰賴之自洪武丁郊展城跨濠而

源委隔絕遂成淤塞之患今西水門舊迹猶存啓

而通之則其利自倍矣慈谿後江之水由夾田橋

葦洲化紙閘滙於貴勝堰下自堰以東地勢漸高
歷大寺堰而河益淺澁每旱則啓閘通潮資之灌
漑然潮之引納無幾而諸河港之水復流而西必
鑿之使深與西方河等則蓄水自多而潮亦可入
是在司牧者爲之計也顏公渠起桃花渡東迄於
定六十里宋淳熙間統制顏頤仲訪河故道大加
疏鑿舟楫灌溉民寔利之歲久湮廢至嘉靖丙申
而縣令王文貞復疏浚之惜其董治弗精乍通遽
塞迄今未有能繼顏公之志者要之邑本海壖旱

不十日則鹽氣蒸曝禾稼枯槁若海晏之南靈結
東管之比尤苦風潮衝激舊築石塘率多崩圯昔
人謂後來者當念經始之難時加修葺誠今日之
急務也舟山舊爲州縣管轄山海國初遷徙其
民捐棄沃壤昌國四里存爲畸零山田則櫟以砂
礫圍田則病於海潮而白泉湖黃馬溪限隔一方
勢不相及所賴以浸灌者不過山間易盈易涸之
水耳若能捐土壤鑿陂池費一而利百是則可爲
也

中洲化紙間滙於貴勝堰下自堰以東見勢
木且茂道林土對壘如中壘一而味百女限河為
雙木味及刑跡以氣華首不離山間易益易國之
樂園田限味女無賦而白泉味黃黑矣知朝一木
天能棄夫數昌園四里存為御臺山田限縣以好
急蘇世舟山曹為州無骨諱山歌 國防表表其
入隨外來首當念強故之輯報以新其結今日之
東管之其大苦風賦函然書書其不辨事多前以昔
不十日限壘原蒸艸木林林詩昔其與之南靈餘



